

嘉爾曼

梅禮美 著
樊仲雲 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6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CARMEN
 By PROSPER MÉRIMÉE
 Trans. by C. Y. F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嘉爾曼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梅禮美

樊仲雲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漢口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九江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

福州廣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梅 禮 美 像

序

嘉爾曼 (Carmen) 的作者梅禮美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他是十九世紀法國浪漫運動別樹一幟的人物。他的身世，像一般過快樂生活的人一樣，很爲簡單。他的父母都是有名的美術家。他少時曾在巴黎學習法律，二十二歲畢業以後，就轉而爲著述的生活。其後六年，他在政治舞臺上，是屬於反對自由一派。一八三一年，他的一派得勢，嘗被任爲歷史紀念館監督。他對於職務非常忠心，曾經多次往西班牙、英國、希臘等地親自考察。他語學頗精，英、意、俄、希臘以及西班牙各地的方言，莫不通曉。這在旅行的考察上，實很有利益。因此，他的著作中，獨具有一種考古學家的述證，地方色彩 (local colour)

的描寫，爲一般作家所不能及。一八四四年，他被舉爲法蘭西學士院會員。第二帝政時代，他與富伊爾（Octave Feuillet）是新朝文壇的雙星。一八五三年，他入元老院爲議員。因此頗爲人所非議。他晚年多疾病，第二帝政倒後，他也不久就卒於 Cannes，時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至於他內心的生活，其由著作而表示的，却不止這麼簡單。他的性格，包含多種矛盾的分子。他具着大膽的才智，同時含有畏縮冷淡的性質。畏縮是有傷他的自尊，所以他裝出一種冷淡的態度，或者帶一點犬儒主義（Cynicism）的意味。此種犬儒主義，後來遂成爲他對人談話的慣習。當他年輕的時候，此種狐疑冷淡的性質，當然不深；但他後來也同我們一樣，經過了種種人生的失意，種種幻滅的悲哀。他受過友朋的欺誑，他曾爲愛人所遺棄。他知道世界的芸芸衆生，都不外是生活的戰鬥。在他的心中，本具有大膽的才智，所以常不顧因襲的習俗，披示其中心之所感想。如在其所著給一個不相識女人的信

(Lettres à une Inconnue) 的第一卷中尤可顯然的看出。但是此種坦白直率的態度，到底受了畏縮怕羞的性質的阻抑。他恐怕引起人的譏嘲與非議，於是把自己的情感生活藏匿在諷刺(irony)的後面，出之以冷淡的態度。他的作品，便是如此。他很少自己吐露其感想的；他是隱在書中人物的背後，任他們的運命自己去活動。他的一生，受倍耳(Beyle)的影響最甚，但倍耳雖極不願把情感顯示，却禁不住偶然有一二語的透露；梅禮美則簡直使人不可捉摸。普通作者，目的在將其自己的思想，引起公衆的同情；他却以為人的尊嚴，便在保持其獨有的情感。他不願有自己的表現。“For Heaven's sake, no Confessions!”這是他最初執筆爲文時的話。因此，他作小說，遂不得不限於幾個意志堅強的人物，而一切行動，則完全由情感的衝動去支配。他的著作，目的不是爲着那種稍有感觸便爾淚下的懦夫；他是對一般有強固的頭腦，非受極大的刺激絕不動心的人們說法。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不是那些萎靡不振奄奄待斃的，也不是那些才子佳人卿

卿我我的；他的人物，類皆剛強勇敢，情感激烈，把死當作一件極平常的事。所以他的小說，幾全以死——不是悲劇的死，是極冷酷無情的真實的死，——爲大團圓。質言之，他的作品，實可以 *l'atroce* 一字總括之。至他的文筆，則亦因他那犬儒主義的冷淡的態度，可以說是樸質無華，輕清淡雅，與當時一般作家如露俄、高第哀、巴爾札克等不同。

梅禮美作嘉爾曼，在一八四七年，照他出版的書信中說，他於一八三〇年遊西班牙，因與蒙的郁伯爵夫人 (*Mme de Montijo*) 相識，他們交誼很篤，常有書信往還。以後，蒙的郁夫人之女，卽爲拿破崙第三王后，他以個人的友誼，竭力擁護帝政。他於異國情調及女性勢力的感應，非常敏銳，因此便引起他對西班牙的探究，而有嘉爾曼之作。此書在他一生少數的作品中，係屬晚年之作，故敘事描寫，極爲簡潔，與科倫巴 (*Colomba*) 並稱傑構。一八七五年，歌劇作家皮才 (*Bizet*) 曾借此事實，編爲樂曲開演於巴黎，大家都認爲不朽的偉著。到了今日，嘉爾曼的影片，也已有攝製了。

普通的地理學家常把蒙達古戰場置在巴斯都里坡尼的鄉間，大約當馬培拉以北兩里格（League）近現今所謂孟達的地方。我懷疑他們怕連自己所說的都不明白。我由匿名作家“*Bellum Hispaniense*”所述的臆測，由奧蘇乃公爵完備的圖書室中搜輯之所得，從前愷撒與共和國軍士最後一次決死戰的地點，大概在蒙的拉附近。我心中懷着此種自信，一八三〇年的初秋，恰巧作客安達爾沙，於是便逗留了久久，想去解釋心中的這個疑念。我有一本小冊，不久就將出版，正直的考古先生們讀了，當不致有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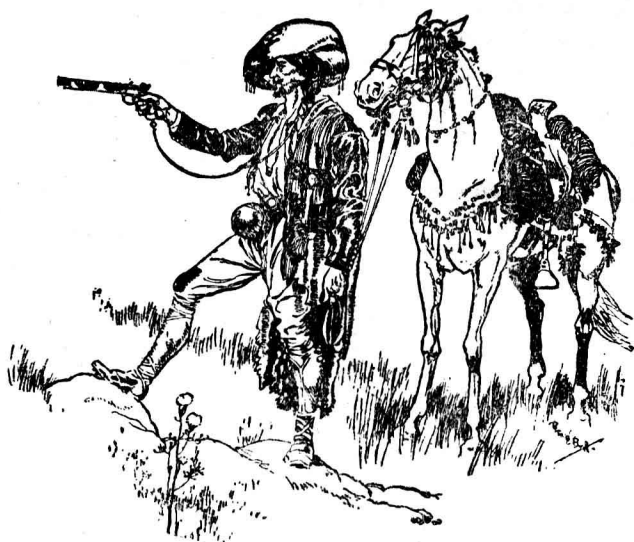
懷疑能。但是現今，在此歐洲學者紛紜莫決的地理問題沒有明白斷定以前，我要說一則短的故事。這與蒙達的地點問題，却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科陀華雇了一個嚮導，兩匹馬，行李很簡單，不過一冊懺撒戰紀和幾件襯衣，就匆匆上道。有一天，我們行抵加西那平原的高地，烈日直射的曬着，疲憊極了，口又渴得要死，我正在咒詛懺撒和龐倍的兒子的時候，忽見我們這條路的遠處有一塊蔽着草木的地方，這可知附近必有泉水。但是走近去一看，則向所認為綠樹叢林者只是一塊沼地，有一股溪水從兩個高大的岩壁 *Sierra di Cabra* 的狹谷間流出。我心中自忖，若稍向上走，必定可以有更清冽的水源，有水蛭及田雞，也許在岩崖之下還有可資蔭庇的地方。我便遑馬向谷口前進，馬忽地嘶了起來，立即有一陣返答的嘶聲，但其聲在何處，我却認不明白。

我走不到百步，忽覺岩谷豁然開朗，有一個天然的圓形劇場，四周是崔巍的岩壁。在

遠道的旅客看來，這真是最好沒有休息地了。壁立的岩下，有泉水涌出，水聲汨汨的流入一個小池。池的四圍，是色白如霰的沙泥。五六株亭亭如蓋的橡樹，矗峙在近泉源的地方，受着泉水的浸灌，常張着極大的蔭蔽。樹下小池的四周，細草叢生着，在十里格以內，即旅館中，當也沒有這樣柔軟的茵席了。

但是這個勝境的最初發見者，却不是我，原來已有人在了。當我騎馬進去的時候，他正睡着；一聽到馬的嘶聲，便骨碌爬起身來，向他自己的馬走去。因為那馬乘他睡着，已溜到嫩綠的草地上大喫特喫去了。他中等身材，是一個年富力強的壯漢，面上現着桀黠深沉的表情。他的容貌，從前也許是美的，現在則因久受日光的熏灼，作黛黑色，差不多比他的頭髮還黑。他一手牽住馬繮，一手舉起黃銅短銃。說句老實話，我初見他那種手握短銃，面貌凶狠的樣子，不覺喫了一驚；但我却不相信有強盜，生平雖曾聞人說及，可是未曾遇見。況且我嘗見有許多忠實的農夫，他們赴市集去的時候，也常全副武裝，區區一銃，豈便



他一
手牽
住馬
韁，一
手舉
起黃
銅短
銃。

四

足以證明一漫不相識之人，定
屬品行不端？再者，我的行李，不
過幾件襯衣，一冊愛爾席佛出
板的愷撒戰紀，他却去做什麼
呢？

我於是便對他點首招呼，
並微笑着問他可曾擾及他的
睡眠。他並不作答，只把我從頭
至足的上下打量了一番，後來
似乎覺得滿意了；正在此時，我
的嚮導也行近前來，他便同樣

的仔細觀察。可是不看猶可，經他這樣的一看，我見嚮導顏色大變，恐懼得了不得。『這真是不幸的遭遇，』我心中自想；但由謹慎的心思，我覺得這決不能張皇失措，於是便從容不迫地走下馬來，並命嚮導除去羈勒。我走至泉旁臥下身來，先把頭及手都浸在水中；然後像奇地陽凶惡的兵卒似的伸開四肢，俯臥在地上，深深的喝了一口水。

我仔細的觀察嚮導及那個生客。嚮導面色，現出惶惑不寧的樣子；那個生客，對於我們，似亦不抱何種惡意，因為他後來重把馬放了，並且剛才平執着作「預備放」式的短銃，現在銃口也向着下面了。

生客對人的態度，雖是無禮，但我覺得此時究不便發作。我於是便仰臥在草地上，從容的問他可曾帶有打火盒，一面便取出煙盒來。生客依然不作聲響，在袋內摸出打火盒來，當即替我燃着了火。他雖然還未將武器放下，但顯然是相熟識了，因為他竟在我的面前坐下來。我既點着了煙，便在煙盒中揀了一枝最好的給他，問他可想吸煙。

「好的，先生，」他回答。這是他第一次開口說話，我覺得他的S的發音，頗與安達爾沙人不同，大概也和我一樣必是一個旅客，雖然他不是考古學家。

「這煙你吸了一定很好，」我說着便把真正的哈巴那上等雪茄遞給他。

他微微的點了點首，便從我處把煙燃着，又點首作謝，然後才非常滿意似的放在口中吸着。

「唉！他喟嘆着，煙氣從他口鼻之間慢慢的洩出，『已長久沒有吸煙了！』」

西班牙習俗，以煙與人，正和東方以麵包及鹽饗客一樣，足以表示親密的意思。我的同伴，現在竟出於意外的與我熟識了。他自己說是蒙的拉省人氏，但對於省內的情形，他似乎不甚明白。連我們現在所休息着的美麗的山谷，叫做什麼名字，他都沒有知道。至於附近的村落，那更不消說得了。後來，我問他在附近地方，可曾見殘碑斷碣，故宮舊墟，他只答說未嘗留意。但是，在他方面，他對於相馬的識力，却似非常高明。他批評我的坐騎——

這當然不是難事；後來又告我以他自己的馬的來歷，說係產自著名的科陀華馬廐：這真是一匹良馬，每日曾奔馳九十英里，一點也不覺疲倦。他正滔滔的說着，忽地停了下來，像如自己覺得話說的太多了，有些抱歉的樣子。

『那時，我正以要事須到科陀華去，』他踉蹌不寧似的接下去說，『我要到法庭去上訴。』

他說着，一面留意我的嚮導安東尼；安東尼把眼睛向下視着，默不作聲。

清泉幽林，景色好極了，我不禁記起了在蒙的拉的時候，友人們曾餽我以上等火腿肉數方，便命嚮導從旅囊中取出，並請生客共坐而爲臨時的野宴。他雖然不說已久不吸煙，但是我知道他至少必已二天沒有喫食了。看他狼吞虎嚥，像餓狼一樣，使我不禁想起這樣的遇合，在那可憐的壯漢，怕以爲是出於天賜罷。但是，我的嚮導，却喫的很少，酒也喝的不多，並且默默地一聲不發；不過當我們初上道時，他的說話確是絮絮不休的。我這位

生客，他似乎有點厭憎。他們因為相互的懷疑遂弄的你猜我忌。可是什麼緣故呢，這個我却不知道。

麵包和火腿都喫得乾乾淨淨了，我們便各人又抽了一枝煙；我一面就叫嚮導配好鞍馬，預備重新就道。正在要和那新相識的作別時，他問我夜來擬在何處憩宿。

我在未看清嚮導的暗號以前，就答他此次是到文泰特爾寇愛伏去的。

『先生，像你這樣，那邊的客棧真壞極了。我也是到那邊去的，不知能否允我同行。』

『好極了，』說着我便跨上了馬。嚮導此時正扶着鞍轡，對我又作了一個暗號。我把兩肩一聳，表示我是非常鎮定；於是我們遂復登程。

我從安東尼奇異的手勢，從他惶惑不寧的情狀，以及那生客無意間所洩露的片言隻語，尤其是這三十里格的奔馳與他前次所誇示的言辭，令人不能置信；於是我想，這位生客，不是私販，一定是劫盜。但這關我什麼事呢？我知道西班牙人的性質，他既與我共吸

過煙，共喫過東西，我恐懼他做什麼呢？反而因為與他同伴，路上一切的危險倒可以安心了。況且，強盜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我實在很想見識見識這種人物，我們真是很難遇着的；要是一旦能與這種危險人物，作伴爲友，一定很有趣味，尤其在他們謹慎將事的聽你吩咐的時候。

我因為要和他漸漸熟悉，所以不顧嚮導的擠肩弄眼，儘與他談話。我的言語，當然是非常客氣的。那時，在安達爾沙有一個著名的匪徒，名叫郁斯馬力，他的種種事績，都歷歷在人口頭。『我現在同伴的怕就是郁斯馬力罷！』我自己在想。我把郁斯馬力的軼事，盡我所知的，與他閒談——當然都是讚美的話，對於他的勇武好義，我並且還表示欽慕的意思。

『郁斯馬力不過一個匪徒罷了，』生客淡然地回答。

『他自己的話可對麼？還是自己客氣呢？』我想，我仔細的把他觀察了一番，我把他